

起身去追,鸡公山的秋

平桥区 肖忠兰

1.图腾柱

华表溯源,长生谷入口,立木指方向。一道山谷的原生态,顺着帝尧的手指,徐徐展开。

走近,人从木的纹饰上开始叩问魂来路。精神图腾绕柱而上,举高信阳的信仰,或理念。柱上,动物的图案植物的图案,细腻与笨拙都是引着灵魂返回原始时代的密码。用目光的膜拜,我掏出肉体里的皈依。

诽谤之木。我已将前半生收集的建言贴于木的末端,以期许长生谷飘来的云雾有帝尧的胸襟。长生谷,只能虚怀若谷,始能长生吧。

站在图腾柱前,我深深吸一口气,把书有炎黄子孙的腰牌一亮,开启鸡公山的一次养生之旅。

2.茗湖

茗湖,环形。

我相信,她是两个男人互相搀扶的臂弯。事业型的男人,揽入怀的一定不是芊芊碧草,而是参天大树。

环绕成心。一个公园的小心脏,是多么精致。那么纯,那么浅,一眼就能看清全部。

是的,山里的柴扉,从不设防。轻易地走进,再轻易地走出来。平静,有微澜。温湿,无暗涌。茗湖,有茗香。

我更相信,她是一个女人的眸。不,应是女儿,韩安曾经安放在这里羽化成仙的女儿。

时代的恶,寒冷、饥饿、疾病、痛苦,被关进童话里的小木屋。小女孩的眼睛,瞳孔里尽是真善美,尽是人间仙境。

早晨盛满鸟鸣,中午盛满阳光,傍晚盛满余晖下的池杉林。我想,也可能是女儿脸上浅浅的酒窝。浅浅一笑,满湖的喜悦就溢出来,泼洒成叶尖上闪光的露珠。

今日我来,容我用中国瓷的壶,以茗湖的水煮毛尖。软水煮沸,热血变软。推盏。此刻,把手机关掉,只做仙人,只与小女儿聊自然。聊树木。聊童心。然后,把平生不得展的词语填在茶的余味中,做水底的石头,隐入一座湖。

3.笼子口

夏季的雨停下脚步,秋风瑟

瑟。笼子口张嘴咽下世态的炎凉。笼子,被我私自解读为鸡的王国。占山为王,雄鸡必定圈定地盘,以彰显王者的荣耀。

腔大口小,喇叭状的笼子口用险要,为一座山守护大门。有史可证,笼子口曾负枪荷弹,为民国为西洋卖过命,曾登记过上山的石头下山的果木,收发过漂洋过海的邮票。

赤狐、黄鼠狼、豹猫、花面狸,曾冒充了鸡公的亲戚,轻易地逃过笼子口的盘查。

龙的传人,喜好讨个吉祥的彩头,便依了笼子口的同音,定下了龙子口。

以登山古道为蜿蜒的龙身,终点便是龙子口。遥望,果然有点龙张口的样子。

龙,吞云吐雾,呼风唤雨。四季的轮回,来来回回从龙子口经过。

而今,龙子口开始为老区的文旅把关。

拾起一枚落叶为门票,容我起身去追,鸡公山的秋。

4.红娘寨

又是一位巾帼英雄。

潜借闯王起兵的史实,以义女的身份,让红娘寨有据可依。

红娘子屯兵鸡公岭。这里的红,不是女红的红,而是一腔热血的红!

安营扎寨。筑寨墙,立垛口,明军纪。三面绝壁,唯一一条通途在荒山野岭,替李自成通天街,行天道。中华儿女多奇志。在鸡鸣声上磨刀,寒光锁喉,女子练兵领军,固守大别江山。

红霞与杜娟,将洒血疆场的女子柔软的那一部分,复活,年年在鸡公岭披袍上阵。厮杀声,留给风,从寨墙的悬崖沉入谷底,形成岁月积淀。

拾阶而上,穿过圆拱洞门。踏进红娘寨,陡见一片秋叶举旗拦路,呈报。是红娘子的侠胆义胆,冥冥之中的暗示?万民皆安始为立寨初衷。

取入乡随俗之意,我在心中暗自行了一个抱拳礼。

“寨主金安,申城静好!”

天上人间,仍由风卷残叶,替

红娘子答礼。

5.小礼拜堂

收敛轻浮的脚步,以雪的诚意向基督的一座礼拜堂迈进。

宝剑泉,舍了宝剑,取了信义。西侧,圣经的一条条教义在耶稣的爱与慈悲上砌墙。这棵早已茂盛过的大树,孵化鸡公山的第一次群聚祈祷。

我是得到了主的欢迎,被赐予一场雾凇作为洗礼。盛大的仪式感让黄叶的诗心慌乱。我立即用手指在胸前划了十字,以镇住初心的忐忑,暗念了一声,主与我同在。

追着逝去的光阴,走进东岭西溪的竹枝词。小礼拜堂的祈祷,排满了日子,排满了教会派别,用英、中、瑞典、挪威四种语言,喃喃皆颂耶和華。

侧耳,用耳鼓检测忙碌的声波不断攀升的温度,来平衡此刻的炎凉。

蓝色的眼睛里,是多彩的玻璃。从门窗挤出来五光十色的祷告声,撒在我走过的脚印上,开出朵朵冰花。

6.宝剑山口

结束一次旅行,必须有一种快刀断不舍的角色转换。来或去,一座山只是人生的一次历练与修为而已。绝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潇洒,消极看待余生工作的冗沉。

果然,宝剑山口,已有人替我插剑此处。

史记,1641年秋八月,明末起义将军张献忠,在信阳为朱明的左良玉所败。

相传,张败走时,将随身佩剑插入此地,立誓雪耻。

剑。制式武器,将军的地位与指挥权,重重地压在了誓言上。

不知道是因为张终究没胜过左?还是六年后左病逝九江,让张的报仇无望?

据说,几年后那剑冲天而去了,只剩下宝剑二字落在了附近的山上。于是有了宝剑山,宝剑山口。说真的,宝剑山口,取宝剑意,为鸡公山守护大门,好有安全感。

背对夕阳,余晖从树林间斜刺过来,我好像是背着剑气离开。

月亮之上

固始县 桂林

在一弯锃亮的相思上,挂住许多情感的丝线

凝望一枚记忆的阀门,如烟的往事
溢出老栅栏

曾经月光下的祈祷,比夏草还要葱茏
光阴的流水,消磨了耐心与初衷

月亮之上,童话的宫殿还在重新建造
那些固执地凝望,在天地之间
朦胧了山谷般的梦境

脚印

商城县 周乃文

月色倾洒,霜华铺地。
荒野中,一串脚印,伶仃孤往。
似离弦之矢,射向未知远方;
如漂泊之舟,划过命运浩洋。

风,摩挲着痕迹,
沙,悄掩着过往。
这脚印啊,
是游子的心伤,是逐梦者的诗行。

山峦沉默,雾霭深藏。
那深浅错落间,
藏着星子的叹息,藏着月光的怅惘。
脚步匆匆,未敢回望,
只把故事遗落,让岁月悠长。
待晨曦破雾,新痕叠旧伤,
脚印尽头,仍是漂泊的远方。